括異志

括異志卷第七

張龍圖

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税宅於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姙娠是夕生燾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

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君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遍曰張責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事聞之張容省元云

孫副樞

寶元中副樞孫公沔自小諫以言事左遷監永州市征嘗夢一道士喻以章復之期又曰吾有

少田在郡下為人所盜可為正之俄而孫穆倅
長沙因祠岳廟遍游道觀佛寺至九仙觀見王
真人像克肖夢中之見者詢其公財歲入則云
有田數百畝為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
盡取故田還之觀乃環天壇中建後廢唐刺史
張覩復加營搆庭有磐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於是地晉道士陳興明施存尹
道全宋徐靈期齋陳惠度張曇要張始珍王
靈輿鄧郁之也　建昌李覯撰祀章岷書石

芙蓉觀主

慶曆中有朝士冐辰赴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妝麗服兩、並馬而行若前導儀見丁觀文度擁徒控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逌宅眷將游何處對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幸都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問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詰之但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時賚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顧甚非禄、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曾欣然許諾及期將具公服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謁一老卒哉遽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十兩曾

悒歎不已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園
卒附書爲謝視其墓四周摧陷柩悉破露發之
但緼袍巾屨在焉曾以謂尸解也追悔自咎者
累月因而頗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嘗以備雇瀹湯
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
者形貌瓌偉神彩凜然屢目于郭郭亦旣疑其
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私念曰必呂

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廝呂不顧東去郭乃尾後至一閒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即可受吾一劒郭唯、延頸以俟引劒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所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緼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

遂問見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見今為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棺仍告曰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棍下遂絶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之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為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為水所漂策杖臨

視其棺果露而四際亦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是亦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鐵冠常鉄冠琊州人有道術祥符中得召見後隱泰山復游天台頗得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杭游姑蘇落魄不事儀檢好飲酒啗葫蒜犬肉或傳其有道術者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紳中舍監蘇州市征嘗外廢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勝忿怒謀害

其夫偰薛醉歸以刃賊其要害家人救之獲免會李之父毋過姑蘇聞之俾其弟持藥飲之而斃即夕爲厲于薛氏擊户牖碎器皿或滅其燈燭或嘯於堂廡遂召巫覡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曰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於正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阼下上置銅鐸始乙夜鐸忽鳴沿案足而下去地尺餘如人携持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厲耳逮四鼓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

冰雪毛髮盡植牛乃取一榻臨案而坐如有所詰問曰汝謀殺夫死實其分得不棄市乃大幸也安得更為祟厲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見聽吾當請帝錮汝於石室中加止要冠珥袿襦之類翌日當與汝遂丁寧誡勵遣去明日遂具其所要洎楮鏹數十萬燔之城外女厲自玆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與牛同飲於薛氏之館目睹斯事

畢道人

畢水部田譚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江湖間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以扇扇之殆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姓者過洞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岸以扇招之入舟漸遇岸遂獲免賈德之黙記其形狀及艤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到長沙偶於闤闠見之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

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在

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縠

段縠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遊廛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落破碎斗栱邪欹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呼三五句方已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來歸還其出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

不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嘗墾發視但空棺耳　王允成承制在許州親見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于塗陽之西山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有異果無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事（本二字）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菁以遺交舊一歲忽不

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　閬之學究向知古云

高閬

高閬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來往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至數斗不亂許郎中申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饑

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有舊因謁許廷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李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鉤餌投坐前甓罅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釣魚令果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滁之瑯琊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開元中寧王所吹者然不知是否時已幾百歲矣

許申孫子

閒話言

孫鍇

孫鍇不知何許人也祥符末嘗讀書於鎮州西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道士据榻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曰窮薄人也令旣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旣而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傳（本篆字）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志之旣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鍇遂市一牛

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衆黥配之錯謟獄官曰錯非造妖者向遇神人見教耳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之乃曰昔劉根嘗有此術命釋縛試之果然遂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畫術衰遂逃去寶元中嘗詔天下捕之

楊貫

楊貫開封府寧陵縣人也嘗兩舉進士不預薦

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入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貫令起謂之曰汝逮今三為人矣始為屠次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頸有投繯之痕尚在可視也貫曰人之盧理萬狀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懷中探一鑑令視之則鼓刀施朱之狀宛然貫即再拜謝又乞諭向去休咎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

令丨旣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調邛州錄事參軍令沅州推官呂昭吉時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頭上纓迹甚明詢其故貫具言夢之本末及披髮見肉脈圍五六寸若寠數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任而終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天聖中主西都張水縣之天禧觀善淬鑑經其手則光照洞

激他工不可及或時童稚持鑑來詒者過醉則或抵破之或引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與若戲乃取藥傅其上以敗氈覆之摩拭良久請瑩如故得錢雖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欀山中始村入見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旬往視之故在逐聞於鄉嗇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殭也嗇夫以為不祥推仆之邑尉撿視頂有一竅如雞卵大殊無血漬面色如生尉聞嗇夫推

仆轗之即瘞於解化之地

括異志卷第七

括異志卷第八

襄國張　師正　纂

明叅政

明叅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瞻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

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桑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為祭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適見無頭兒語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飡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説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

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令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夫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謂攻城野戰玉石難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殺無罪者宜乎見屬於垂死嗣續汩而不振也

徐學士

熙寧中徐學士禧始受職官中書習學公事自豫章侍親之闕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

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艦旌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旖旎尤鮮華亦相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俛不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獲宮庭湖廟水經具載其靈迹傳有小龍者多出處其中豈其靈變耶　徐學士嘗言

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等初命大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晝臥書閣中有守閤老卒入白事但見烏虵蟠於榻矯首冠幘吐聲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之乃見熟寢未寤後至御史中丞而卒　張都官居方云

祖龍圖

祖龍圖無擇始登第倅通齊州歲餘得告歸蔡州營葬事畢復任後春季檢視官物于禹城縣

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君之誌也遣人視墳壠無一抔之缺竟不測其所從來　范郎中徽之言

尚寺丞

司勳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虁州巫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顧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儻垂仁惻其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泫然愍之既死出俸錢

送其毋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令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訟流赴闕武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荆渚又夢李報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求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曰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

張稚圭記

高舜臣

大丨名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從兄祥符中為衙校董卒數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日入山督役迷路聞樂聲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數十衣服華麗執笙竽會飲于磻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肴謂曰吾欲婦汝何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吾將繼至是夜果往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帳幃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逾一月役兵

取材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子為石妖木魅所惑也因即東廡而居家人視之則牀寢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裙襦而已家屬相與憂懼慮從而致禍乃召巫覡具符水禳詛之術女子笑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見疑之深也儼然殊不顧高氏家亦與棄之何居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頓奉巾櫛於子亦將福汝

家不意暴惡之如是君家園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無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啓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後以累舉推恩得州長史

王慶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知豐州性剛暴刻而

少恩一日視事忽覺頭昏痛不可忍捫其首生兩角僅二寸許數日大叫而死

有李顓者景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邢州觀察推官病瘦死旣歛其頂髮如珠有二角長一寸餘　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綱言

孫翰林

慶曆中楊内翰偉郡封坐堂上見一老嫗蓬鬢敝衣逕入子舍詢何之不應頃之復出語云郎君教我來老息婦不敢自專遽呼左右逐之出

中闔郎不見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來曰郎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舉家驚愕翌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辛韰口鼻不可嚮邇門闔不能開久之聞語笑歌管之聲自辰至中昏霧漸釋排戶而入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與我懽飲器用珍麗筵設華煥飲饌音樂無不精美我亦忘身爲楊氏婦也然精神頗亦失常即召劉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聞翰林孫郎中專主符禁亟俾視之曰此鬼留在

東南三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二符致婦寢室之門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泊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于外蓋欲誘之出也出則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雖昏霧如初獨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出少時霧氣解散郡封亦復故孫乃與楊公假靜宅作壇奏章自茲不復來孫云已囚海上石室矣　慶州察推張偉嘗言之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毋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於毋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毋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令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

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户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八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閈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

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阤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迓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在與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為

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毋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　前進士朱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劉德妙

寶元中夏英公為俠西路安撫招討使駐兵鄜時嘗與僚屬言向自知制誥出守安陸郡有羇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呼而問之爾有何能為丁晉公所知劉曰某本捧日軍之營婦也嘗出詣親家憩於汴上柳陰忽一人巾幘紫袍

就已而坐云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溺水而
死訴于陰官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
於陽間今欲憑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
言旣驗人必以愨謝汝若事我以此為報 其懼
不敢荅泊歸鬼亦隨至他人不見也夫亦不信
則夫婦皆若寒熱嘔洩不得已事始則火伍中
人來占事悉驗俄而里巷皆知旣而公卿之家
呼召相繼晉公不欲營婦出入卿相之門遂度
為女冠丁公南遷某亦連坐編致斯郡實無他

術但萌于心則兒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爾知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方敢言也某是時若家貧干執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書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仍云事亦不諧既而果然予榷酒於彫陰具聞其說

税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税某善妖幻洎符禁之術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家室置大桶於前被髮仗劍追其冤神入桶覆之以石其

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哉祠醮謝以財乃去石
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籠餅泊諸肉者求之
即愈不爾遂化為白鴿飛去或即史出利人皆
神而畏之嘗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
植手亦不能舉恣行鞭箠僧家訟於官命賊曹
掄捕先沃以犬彘之血術無所施獄具遂斬于
市

冠萊公

冠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

唐郎中渭方為郡夕夢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彊吏報冦廷評入界唐公驚愕出郡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仍出諸子羅拜唐新餙饌勸致廳之左冦既歸其子拯白其父曰適者冦屢目此宜即送之冦果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魏進士

建州進士魏其者冨有詞學屨行温慤家亦頗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旣預計偕夢一衣緋衣人命徒執之棄市始謂必捷科第旣而不利於春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閭有鄰里少年對語不遜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守是郡聞其學行為衆所｜推欲骫法脫之闔郡官吏亦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職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命徒執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也某避

近一掌致人於死而死乃前定也將刑一郡士庶無不為之嗟惜　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搆屋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火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髡牙擊屋瓦明日視之無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楷悉長三四尺皮

盡剝瑩滑如削遠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嘗親至平原人說如此亦見其所折柳枝

括異志卷第八

括異志卷第九

襄國張　師正　纂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寧初年惟一妻一子處家于荆州常有一女厲朝夕在其家語言歷歷可辨自稱田芙蓉家人出入動静無不察也言與邑君有宿冤或問何不遂報之渠尚有數年壽耳然所須之物往往應索而至久之厭苦邑君謂曰吾為汝修功果能他適乎鬼曰善因賂二僧俾誦

佛書具疏燒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矣止誦一卷餘則未嘗讀也是以獲來詰其僧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爾常曰我令往死市遊有毛姦遣僕從採其伎藝者歸而詢之一皆符合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石首縣鬼繼至曰鮮纜何故不相告俾我晝夜奔赴百餘里足令跰趼至零陵二歲邑君卒鬼自是而絕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潍州北海縣冬夜坐書閣中窗外有小圃聞若環珮聲又如往来誦佛書者月色微亮穴窗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周身白毛熠燿口中咄咄不已遽呼從人擒之乃鬼也面黧髮蓬身縈藻荇水乳四垂行則丁冬遂以挺毆之大呼曰我爲若有災来此念經消禳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撾痛擊終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許遜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久躍高丈餘已復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傳　陳尚秘丞言

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夢寐或若刺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平聲)天卜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

女日來教之過其去則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遊發石觀之見群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遽取梏亂撞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數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張司封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虔今以廟中判官與若為嗣既而其妻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數郡而卒其才藻廉勁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飾垢貌蓬髮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

妻卧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數月薛以牒訴其詐遂俱就戮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訴于薛曰兒不當死何以枉害我晝夜聆其語然家有吉凶鬼亦以報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則鬼不至他所則来嘉祐中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縣鬼曰公将死無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理置而不論矧在胞中

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許豈釋氏所謂冤宿世者如是耶　張靖學士云

陳良卿

進士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邃博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

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辞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悪之為異夢録以自寛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来召遽驚覺謂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帙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約以十年乃自得夢至卒正周十月耳豈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羅著作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
一家以為祀神之具家無欄豢多壞羅之藩籬
入其宅且穢污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父
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之不勝其憤日夕詐
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為羅某所損歲
已之祀願神速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
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
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
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二犬交即戲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閹初為荊南牙校其狀貌真閹也

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　　辛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　目錄作長孺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

其為政務疾惡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視群吏若

仇讐朴撻殆無虛月一日晚坐廳戺有黑犬自

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群吏競持

梃逐之入吏舍忽不見既而陸妻死遂百鬼進

其舍陸子幼有數婢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

陸大怒縛群婢搒掠至髠鈦烙炮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盆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間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語大略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絕長緒自為人言如此

冠侍禁

寇侍禁立嘗為三司大將與同列李某者皇祐中部修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京宿于定州永樂驛之堂時苦寒乃熾炭灶燈擁爐而坐夜將二鼓斗某先寢堂後呦呦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為異俄頃門轟然大闢一媼長二尺許蓬髮傴僂而前以口噓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擊之媼走寇逐之顛抵門扉偃仆于地即開堂之前門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頭又觸之而踣因大呼驛吏與僕廝秉火而至

見冠頰破血流燈滅且折門閉如故李以被蒙首伏床下詢之驛吏云嘗有斯祅出自堂後古城小穴中冠自說如此耳

張尚書

張尚書存集州人家富於財策進士第累歷臺省館閣清要之職致政歸鄉閭一夕園人見一犢盜食馬粟逐而捶之但見白光奔宅內遂失之門閉如故翌日張病肌骨痛者數日倚策杖詣馬廄問園人云旬日前夜見何物園人曰見

一犢竄啗馬粟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見不可擊也闔人頗疑之歲餘病亟闍者見一犢自宅門出追視乃不見俄聞宅中哭乃尚書也

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國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大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

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虵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虵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職官　聞之吉推官仲容

傅文秀

禮賓副使傅公文秀嘗自京挈家歸鳳翔府陽平鎮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憑暮則靚妝靚服處帷帳中切切如與人語家人問之不對若是者殆半歲鄠有善制鬼者羅禁以其能符禁鄉人呼為羅禁傅召使視之遂以法劾其

女乃云吾韓魏公之子也昔侍公鎮關中以病死于長安驛舍昨日傳族經由悅其女美因而壻之羅再三訊詰辭頗屈伏遂去後數夜號呼於堂下曰汝雖絕我婚當歸吾子也再飲之以藥下塊物如拳自此不復至　笪職方經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慶曆中偶會於真州嘗言有親舊赴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間舟忽不進舟人亦無以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衷再拜懇誠以禱良久

舟宴然而逝他船見其舟後有枯木查牙躍高數丈復沉于水不知何物豈蛟龍之變化乎

僧行恍

長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也歲久頹圮僧行恍志欲營葺因靈市宕川董將軍莊大木百餘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雷雨枝間有大足跡長僅二尺僧伐視之上下如一因斷為數十百片俾其徒僞稱佛所踐簸持之化誘諸郡三歲得錢五千萬寺宇一新頗極

壯麗事在天禧中李髯山人目覩

評曰佛之徒以因果禍福恣行誘脅持元元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趨向者十八九恍又能假詭異之迹俾夫庸愫者破帑傾篋而甘心焉嗚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毋缺人得而踰有邑居王某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民為子娶婦王赴其花燭中夜二媪家交爭紛然王不喜

遂於廚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遠来持王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荅乃力觧其手未數步又来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黙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踰毀垣而入翌日不敢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惟見一朽腐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

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瘞小兒蓋游魂憑而為變耳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寢曲室夢一老父衣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為三世人我尚留滯幽壤即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

逢西漢年半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處門有青松澗有泉鄭官灕之鄂渚遊頭陀寺山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問寺僧乃貴家園也適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字可辨冢前有澗水泊老松數株　王承制允成時為巡檢具知之

陳州女鬼

慶曆皇祐中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嘗出與人笑語或見其狀頗美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

本石太尉家女奴以過被殺問何不他適云此中亦有所屬安得自便耶時晏相國鎮宛丘屢倚新聲作小詞未出鬼即喔唱於外或早暮人有登廳祀忽於掖下作大聲人恐悸則笑有市買卒時被鷙喪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隨後復來鷙隨聲斫之數夕但聞呻吟曰耶與汝相戲何故傷我如是自此遂絕

括異志卷第九

括異志卷第十

襄國張師正纂

鍾離發運

鍾離瑾開寶閒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屛是女流涕有戚容且殼其家此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嘗令是

邑不幸與毋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令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　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賊息辱賜於君

然得請於帝頤奉十仕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令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冠族若詳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爾彼附貴而親醜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鮮言若蛟龍斷虵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勸云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中常爲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緑衣蒼頭展刺云郎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五六人衣淺黄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郎君云前生與兄爲昆弟因請納拜蔡知其異不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曰郎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過曰先居安上門譙三十年今期滿爲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廨宇湫隘

豈堪郎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尉蒿秸之室曰
乞糞除之補隙封户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俛
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
南抵室門而止驪駕橐駝負載巨囊者罔知其
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
有衣錦袍佩櫜鞬而騎者執檛而趨者左右前
後亦數千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
導郎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
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

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郎君復至叙謝
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於有凶吉謹當
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覿宜焚香
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
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間聞合樂聲
如聞　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蔡不懼之細
君由隙窺之見郎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
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豪若宮室然蔡有男
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燔香已告郎君即至曰

嫂何爲者對以求見亡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懶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滅去嘆曰果驚去矣又數月過蔡誕辰贄純素數疋以爲壽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來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令先兒往彼擇關室而上焉楊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

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從明越巡檢將至任一日郎君前方大悉水陸珍品顧蔡曰非敢故為異味有悋於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從此辭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故客省張公亢守旱涼之日說斯事公亦有傳

白鬚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因徼巡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

裸形如丐者偃僂出馬前云是黄八娘家女奴来投官乞命詰之一婢云媪怒我啗殘食(側里切)數鞭箠百餘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作勞少息不覺媪来怒我不起懸我足於梁以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内空困中不食已三日矣常問何以得来云適有白鬚翁至困前呼某等令躍出某云饑憊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但躍不覺隨聲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選有邑官来可愬以脱常至縣逮黄媪詰之一皆

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瓘尹荊南劾治具欵贖金而釋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殘忍眞狼虺然嘗適數夫咸淩虐而致死或恐讋而仳倆前此婢媵潛被戕害者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所居之前後媪叱之即泯然噫白鬚翁豈非神靈乎指導二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歎銜恨於冥漠中翁宜白之眞官以直其冤易為力矣而令幽滞於黄媪之室豈向所殺者當死耶不然兇暴之物鬼神亦憚之也不可致詰

矣　斯事常洵自云

韓元卿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中爲陜州推官監司俾鞫獄于武昌事訖歸夷陵至荆州黄潭驛忽持刀自剄喉雖斷而未死祖擇之時爲荆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賊濫分明罪宜處斬乃棄筆於地祖命取藥根線縫其創自以手襯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調于

京師縉紳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洎挈之到任則故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之女欲以書訴於家則隄防甚密無由而達歲餘悒抑而卒又不敢權厝于外但裹以裀席瘞于廨宇之隙地韓既死方具柩而歛焉贓濫之誅豈非此耶

李敏

李敏嘗為兖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靈公殿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

再拜啓其事於神李不應遂徹尾未　半黑雲滿殿庭風雹大作李始懼披簡拜階下仰視神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數聲穿屋而去凡損稼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囑僧之語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上因徹尾而驚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　向少卿宗道云

灤平港黿

潭州灤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黿能變怪食

人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屍以為鼉之食也李氏痛切無方以復其冤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達於帝是夜夢吏若道士者天神之從官者驗民以行久之至一處深嚴虛潔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方悟為鼉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遥視殿上若有人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

罷肆累枉害平人決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
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王碩決脊杖十五
遂俱驅出民覺而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羅
罪罟杜門不預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
潭州民坐遺火延燒一坊伏罪竟如所夢得
之長沙僧寶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陜州人也多智數善附黨權勢天聖中
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聞宮掖莊獻賜與巨萬

於陝州造一寺修極壯麗凡用錢十餘萬緡嘗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僕取隆策時有髯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渠之過百許步下馬復來揖之未已即曰豈非隆策之僧乎遵曰然復曰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之因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爾免死為幸僧不懌而起既歸陝具以髯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嚴禍何由而至以謂不然至慶曆

六年傳岩淵馬道人將圖不軌陝有市民亦預其謀民將自陳于官密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過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師地連但持我書詣之因其言以達朝廷豈止免罪當獲重賞民從之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民名捕得盡道所以然之狀及出遵書時薛紳守陝郊大怒遂黥遵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資户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

有年矣畜鏹千餘萬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
錢遂没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
邢州不須呵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
符離衙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
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
讕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
州界張弓手店見衙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
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在兖州對辨暫往
省向若今歸邢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

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　四會縣尉呂遡云

同州村民

同州馮翊村民寶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餘夜則来與老翁共語人皆聞之忽謂公曰我昨日往延州與羌賊交戰南兵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擒鄰里相傳喧然聞於邑大夫方將逮翁詰之後三日敗問果至自茲州縣屢有呼向兒謝翁曰我任此令翁家不

寧遂去不復來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仲春癸丑日

盧山逸民俞洪重錄畢

括異志卷第十終

跋

右括異志十卷襄國張師正纂宋史藝文志所記卷數同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遊宦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是本無魏序僅存一百三十三篇陳氏解題尙有後志十卷或其他一百十七篇列入後志而今已失之歟四庫著錄亦十卷提要無貶詞僅據王銍默記疑爲魏泰託名之作列入存目以是流傳甚少此尙爲明正德時人依宋本傳錄可貴也甲戌初春

海鹽張元濟